



## 稀里糊涂上清华 晕头转向逛清华

电1 张苏明

1 三十年前的夏天，皖北一个小县城，天热得不像话，写字时胳膊搁在桌子上直生痱子。刚考完高考的我每天无所事事，蔫头耷脑的，打不起精神，不是躺在床上发呆，就是窝在藤椅里看小说，一套《红楼梦》看了一假期，繁多的人物一个一个紧挨着出场，搅和得我晕头转向，最终四本只读了三本，最后一本无论如何读不下去了。就这样，我百无聊赖地等着高考录取结果。

有一天，隔壁邻居家的二哥急匆匆地跑来叫我父亲赶快去接电话。那年头整个学校（我家住在父亲的单位，一所中专学校里）就一部电话机，像我们这种平头百姓，谁给我们打电话？父亲比较诧异。二哥说省招办来的，快去！

父亲紧张地去接电话（电话的位置离我家起码有五六十米），不一会儿迈着轻快的步子微笑着回了家。要知道，我父亲是一个少言寡语、不苟言笑的人。全家都围了上来，问有什么消息。父亲说，清华大学的人打来的，你被清华录取了，电机系。大家都很迷茫：电机系是个什么系呀？学教育学出身的父亲解释说：电子计算机系吧！就这样，我被自己心仪的清华大学“电（子计算）机系”录取了。

可是我的志愿里并没有清华。

我一直对清华情有独钟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或许只是这个校名比较特殊？在我们偏远的小县城，高考能得到的资料非常少，即使是我所在的县里最好的高中，老师们对高考也没有多少研究，怎么报志愿，大概多少分能录取到怎样的学校，多少分在省里能排多少名，我的印象里都没有概念。而我一直就想考清华，但却也并不知道能不能考上。

但是家里不同意我考清华。一则我父亲60年代到过北京，他对北京的印象大概是西北风劲吹，漫天黄沙，还得吃粗粮，他觉得北方生活太苦；二则北京比上海远一倍，交通不便，火车拥挤，坐票都买不到。何况我父亲是上海的大学毕业的，我哥哥正在上海读书，所以家里觉得我报上海的大学合适。再加上我的成绩究竟能不能考上清华，谁



心里都没有谱。于是我的高考志愿就报的复旦、上海医学院、科技大（在安徽招的比较多，因为我不想上所以报得靠后），还有两个记不得了，大概也是差不多档次的学校。不知道当时拿到我档案的录取老师什么感觉，这志愿，既没有先后顺序，也没有拉开档次，怎一个乱字了得！

就是这样的志愿，把我带到了清华。

很多事情的发展似乎都和某个时刻的一闪念有关。我上高一时电台开始教日语，我一听就特别想学。我父亲觉得高中功课紧张，一年后就要高考，没有时间学日语。他不让我学，让我刚上初一的弟弟学。弟弟很不情愿地不知道学了多长时间，现在连五十音图都不记得了。而我却在大学里选修了二外日语，又在十几年之后跟随丈夫去了日本。和清华的缘分，大概也是由我某个时刻的一闪念决定的。

去年通过微信知道，水利系的老乡唐更生也是没报清华而录取到清华的。没报清华录取到清华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！

2 果然不出所料，来北京的火车人满为患，过道里、厕所里都挤满了，只能坐在自己的包上。12 个小时的火车开了 16 个小时，晕晕乎乎地下了火车，找到广场上的清华校车，已经没有精神头兴奋了。

大轿车一进清华园，我立刻精神了：马路两旁两道齐刷刷的钻天杨，密密地笼罩在车上方，一直向里延伸、延伸。多么神秘的所在！

汽车又开了好一会儿才到了报到的地点——一教阶梯教室。（天哪，这要是想去买点东西得跑多长时间啊！那会儿可不知道校园里一应俱全）办好报到手续，有老生用平板车帮着推着行李往宿舍运。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平板车，觉得新鲜，不过看着这家伙不像好控制的样子。（后来发现这家伙起的作用可大了，搬点什么东西都得靠它）老生一边走一边介绍沿途的建筑，科学馆，大礼堂，三院，图书馆，北院，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才到了宿舍新斋。

报到后的两天并没有多少事，但是鉴于园子这么大，哪儿都不熟悉，也不敢出去乱转。但凡要出去，一定拉上同宿舍的同学。我们宿舍有一个哈尔滨来的刘瑞叶，虽然也就大一岁，但是稳重多了，知道的也多，所以要出门就跟着她去，比如去照澜院、去邮局什么的，到后来去天安门、去万寿路我父亲的同学家，都是刘瑞叶陪我去的，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连公共汽车也不会坐，掉进了大都市一片茫然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要自己去邮局，我心里那个犯怵啊！果不其然，走到三院和图书馆之间，我就开始犯晕。那里是几块小草坪，每块草坪外围着小松树，有两三米高，在每个路口都只能看到路和树，看不到远处。在每个路口我都搞不清应该往左拐还是往右拐，手里拿着学校发的油印地图也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！拐呀拐呀，发现又回到了原地，再往另一个方向拐，拐呀拐呀，又回到了原地。转了几圈，终于发现自己走上了通往大礼堂西侧路的小桥，心中豁然开朗！直到现在，我对迷宫之类的游戏，打心里恐惧。

张苏明，毕业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。嘿嘿，改行改得彻底吧！